





# 天涯比隣

中國時報「海外專欄」選集第二輯

封面設計：郭震唐

央館卡號：60-1031

## 天涯比鄰

晨鐘文叢<sup>③②</sup>

A<sup>③②</sup>

---

主 編：中 國 時 報

---

發行所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 
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之1  
電 話：7 8 3 4 7 8  
郵撥帳號：1 6 2 4 8

---

香港總經銷：文 藝 書 屋  
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

---

印刷者：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---

特 價：新 台 幣 元  
美 金 元

---

初 版：中 華 民 國 60 年 1 月 10 日  
五 版：中 華 民 國 63 年 3 月 10 日

---

有版權·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 
內版台業字第 1790 號

---

(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掉換)

## 序

白先勇

近幾十幾年來，中國的內憂外患，迭出不窮。我們的文化遭到空前的挑戰，我們的社會歷經鉅大的變遷。羈旅在海外的中國智識份子，目睹國家多難，他們的心情無疑是十分的沉痛與複雜的。無論居留在機械文明鼎盛的北美，古老文化搖床的歐洲，或是種族同宗的東亞，他們的個人遭遇或異，然而故國之思則一。江山信美，而非吾土的感慨，在他們的腦中不斷的激盪縈迴，往往不能自己，而欲一吐爲快。

中國時報有鑑於此，特爲開闢新園地，~~鑲~~海外遊子，抒發心聲。這便是中國時報副刊的「海外專欄」。這項專欄，始創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，其目的在於連繫海外的中國智識份子，溝通國內外彼此之間的隔閡。專欄的接觸面極爲廣賅：北美、歐洲，遠東的日、韓、香港，東南亞的各國，遠至澳洲，都在接觸網內。專欄的內容極爲豐富，有抒情的遊記、感想，有嚴肅的批評、推介，有富於建設性的國是建議，亦有趣味盎然的報導訪問。而專欄的作者羣亦足以代表海外智識份子的各種面貌：有功成事就的學人教授，有初露頭角的青年俊彥，有正在奮鬥的留學生，亦有默默無聞，流居異地的遊客。

一 這一年來，「海外專欄」的成就，可謂洋洋大觀。晨鐘出版社幸獲中國時報的同意，將其輯成選集，把  
2 這一代中國智識份子的心聲，做成永久的記錄，以饗海內外的讀者。頭二輯的題名，取其「海內存知己，  
一 天涯若比鄰」之意。晨鐘出版社特此向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，以及中國時報諸同仁致謝。

民國六十年八月二十一日



# 目 錄

## 美洲地區

籍貫與故鄉

姚克

一

從「生不逢辰」說起

傅孝先

八

博士漫談

傅述先

一二

尋張愛玲不遇

水晶

一七

試論張愛玲

「傾城之戀」中的

水晶

二二

蟬

——夜訪張愛玲

水晶

二九

吳山以後的馬純上

葉珊

四三

語言學的堅白異同

秀眉

五一

失鄉的英雄

——美國的新電影

施叔青

五七

蒙塵了的「哈姆雷特」

施叔青

六〇





# 錄

# 目

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|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上比國電視  | 概況     | 留學西班牙的一般 | 歷史與文化的一課 | 巴黎行脚散記 | 歐洲地區  | 劇觀賞記  | —HAIR現代歌 | 瘋狂之夜  | 弦上 | 雲行於「七四七」 | 檀香山的劇藝 | 「紅樓夢新探」跋 | 「兒子與情人」 | D·H·勞倫斯的 |
| 王鎮國一一〇 | 李鳳仙一〇〇 | 龍寶麒九四    | 樓寶善八九    | 張鈞八五   | 張菱齡八一 | 馮鐘睿七五 | 趙岡六七     | 謝道峨六三 |    |  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





# 錄

# 目

## 紐澳地區

寄語脚下

脚下一年

## 中東地區

思古幽情

——小亞細亞孤燈下

之二

史前小亞漫步

——小亞細亞孤燈下

之三

特洛夕照千古紅

——小亞細亞孤燈下

之四

## 非洲地區

中國人的光榮

韓迪厚一一四

韓迪厚一一九

高信譚一二四

高信譚一二八

高信譚一三二

洪恕博一三六





# 目錄

利比亞「老街小店」

王琰如一三九

東南亞地區

夾縫中的小草

溫任平一四二

韓日地區

日本的讀書週

余直夫一四九

日本人的世界觀與

神道

洪順隆一五二

東京的畫廊

郭東榮一五六

大學之本質

——日本著名大學

評介之一

洪祖顯一六〇

一面鏡子

洪祖顯一六六

三島文學的背景

余阿勳一七〇

三島由紀夫爲何

切腹自殺

余阿勳一七八





## 目 錄

三島由紀夫

川端康成作 余阿勳譯 一八三

關於「知識誕生的

奧秘」

劉焜輝 一八六

從二三事看韓國

高崇雲 一八九

從韓國的茶房談起

陳伯豪 一九七

港澳地區

「九指神魔」傳聰

王敬義 二〇五

在星馬看中文出版業

王敬義 二〇九

偉大的心靈

劉紹銘 二一二

記王鈴先生

劉紹銘 二一五

戴高樂的寡婦

宋 淇 二一八

香港知識份子的甦醒

林 雨 二二一

語言問題在香港

黃思騁 二二五

香港的賭風

黃思騁 二三〇





# 目 錄

|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牛津大學出版所  | 思 果二三四  |
| 英國文學漫談   | 思 果二三七  |
| 從拍古裝電影搜集 |         |
| 資料說起     | 胡金銓二四〇  |
| 白景瑞的困境   | 李歐梵二四七  |
| 回國演唱     | 費明儀二五〇  |
| 演唱會與衣著   | 費明儀二五二  |
| 死的崇拜與文化  |         |
| ——談三島由紀夫 |         |
| 的切腹      | 司馬長風二五五 |
| 香港的春天糟得很 | 司馬長風二六一 |
| 我的頂頭鄰居   | 司馬長風二六五 |



## 籍貫與故鄉

姚克

姚克（姚莘農），名作家、劇作家、曾任上海出版之英文「天下月刊」編輯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文學院長，夏威夷大學訪問教授，現執教於美。

鄉土觀念是人皆有之的意識。大約從游牧生活進入農業社會之後，人類有了固定的居留地，這種意識才會產生；逐水草而居的人是不會對鄉土戀戀不捨的。

我們中國人對鄉土似乎特別重視。我們的姓氏都有所謂的郡望，「百家姓」上註明趙是天水郡，錢是彭城郡，孫是樂安郡，李是隴西郡……等等，其實就是各民族發祥之地，也就是他們祖先的老家——故鄉。從前已嫁的女子寫信，不署自己的名字而用夫家的郡望，寫為「妹歸××氏斂衽」。這種習慣在四十年前仍舊如此，北伐後才慢慢的改為自己署名的形式。此外，不相識的人初次見面，交換過「尊姓大名」

之後，照例要問：「貴處是——？」這些都是鄉土觀念積厚流廣之徵。現代人的寒喧雖常以「您在那兒得意？」或「那兒發財？」來代替展詢邦族的老套，但同鄉會、宗親會之類的鄉土組織，仍然盛行於工商業最發達的都市，和海外華僑聚居之處；由此可知在中國人的頭腦裏，鄉土觀念多麼根深蒂固。

我的原籍是安徽歙縣；姚家本來是安徽省一個大族，尤以皖北桐城和皖南歙縣這兩支系最有名。不過遠在太平天國以前，我祖父這一房早已定居在杭州，我父親應科舉時已將客籍代替了原籍，報的不是歙縣而是杭州府仁和縣。如果他留居不徙，那麼我的籍貫自然是杭州，一點沒有疑問。可是他從翰林院散館之後，一直在外省做官，又在蘇州買了一所房屋，作久居之計。這麼一來，我的杭州籍就落了空，和他的徽州籍一樣；父親的籍貫和祖先的籍貫既然都不是我眞的鄉土，那麼我究竟算是仁和縣人呢還是算歙縣人？這是個使人困惑的問題。

假如我在杭州或歙縣出世，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。歐美的習慣都以誕生地爲籍貫，中國現代的人口登記也採用這種制度，在那裏出世就入當地的戶籍。可是問題又來了：因爲我的誕生地既不是浙江省的杭州，又不是安徽省的歙縣，而是福建省的廈門。香港的人口登記依照英國習慣，是以誕生地爲籍貫的，這倒乾脆爽利，我只要在身分證上照實填寫就行了。不過照中國傳統的看法，廈門可不能算是我的籍貫，因爲我的祖先和我的父親都不是廈門人。而且我出世之後不久，父親就把我帶到福州，過了幾年就是辛亥革命，福州光復之後我們全家就離開福建，算起來我在廈門和福州總共不到七個年頭。這短短的歲月似乎還不够取得籍貫的資格。我也當然不會憑這點淵源，和廈門人攀鄉親。

歙縣、杭州、廈門既然都有問題，此外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算得是我的故鄉——那就是蘇州。蘇州當然

不是我祖先的原籍，也不是我父親的寄籍，可是它却具有做我故鄉的主要條件。第一、它是我老家的所在地，除它之外我只有現在住的一所房子。（這是我到香港來之後的寄廬，不是我的老家。）第二、我初到蘇州的時候只有七歲，那是辛亥革命那年的陰曆年底；從那時起我就在那裏定居，在那裏讀書上學，在那裏鄙鄙、變嗓音、長大成人，一直到大學畢業。其間雖有幾年在上海唸書，可是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蘇州。第三、蘇州的「吳儂軟語」是我唯一講得純粹的方言，甚至於我講上海話都帶一點蘇州口音。別處的方言我也能講幾種，但都不够純正，常熟北門外的鄉談說得相當地道，幾可亂真，國語可以打八、九十分，粵語則勉強過得去，講得多就要露馬脚，其他更不必說了。總之，如果以口音來做標準，那麼我只有做蘇州人最够資格。

其實這二個條件還在其次，最說得響亮的是：我母親是蘇州人。當然，依中國的傳統而言，子女只能從父系的籍貫，沒有從母系籍貫的。可是時代變了，現在男女平權，論理即使從母親的姓氏，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，從母親的籍貫爲什麼就不可以呢？不過，這只是理論，事實上傳統的勢力還繼續存在；反傳統的急先鋒錢玄同曾經一度主張廢姓，自稱「疑古玄同」，可是到後來仍把廢姓復辟，他的兒子錢三強也仍姓錢，沒有變成「疑古三強」。不久前，所謂的「文化大革命」在大陸上鬧得天翻地覆，錢玄同已淪爲落伍的「資產階級思想的智識分子」，可是「文化大革命」所歌頌的偶像——毛酋——仍舊是湖南人，沒有將籍貫改爲江西瑞金、陝西延安，或蘇俄的列寧格勒。像這樣倡導「造反有理」的大頭目尚且擺脫不了姓氏和籍貫的封建傳統，我怎敢標新立異，把母親的故鄉算自己的籍貫呢？我至今沒有自稱爲蘇州人，就因爲我不是個敢於造反的戰士，雖然蘇州最有資格做我的籍貫，而且我的脈絡裏有一半是蘇州人的血液。

蘇州和杭州都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好地方。俗語說：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；馬可波羅行紀也盛稱蘇州和杭州的繁華壯麗，在十三世紀時全世界莫與倫比。中國人能以蘇州或杭州爲籍貫，應該很是值得自傲的事。可是我年青時候對這兩個「天堂」並不覺得怎麼了不起。蘇州的街道狹窄，最偏仄的地方兩輛洋車平行就擠不過去；下了雨，石板的路面好像上了油，穿着皮鞋走路，一不小心就打滑。外國人因爲蘇州河道多，慣它叫東方的威尼斯，其實河道既不寬闊，河水又不澄潔，沿河人家都在河邊洗衣服，攪馬桶（註：吳語以竹澆洗物曰「櫛」，讀若簫。），倒垃圾，一到黃梅天臭氣鬱蒸，更使人噁心。杭州的市容也差不多，比舊的都市遠不及北京，比新的都市遠不如上海。至於說風景，蘇州最有名的虎邱，實際上只不過一個小墩，郊外的靈巖、茱墳、七子、諸山雖比虎邱高得多，可不如香港的大帽山、鳳凰嶺那麼峻秀。杭州的西湖固然不差，可是我總覺得它的波瀾不夠壯闊，況且人工的雕琢勝於自然的天趣。其實富春江離杭州不遠，溯江而上的風景，遠非西湖所曾及。我不明白爲什麼一般遊客只知遊西湖，不知近在咫尺還有更優美的去處？難道說山川都有幸與不幸之別的麼？

西諺云：「書僮看主公，英雄像狗熊。」（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.）也許是我對蘇州和杭州太熟悉了，所以覺得一點不稀罕。我心裏憧憬的反而是從來沒去過的歙縣。小時候我就聽父親講黃山的風景怎樣雄奇，他甚至於說虎邱「像它的踏腳凳都不配」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，京滬一帶正流行着「黃山熱」，旅行社宣傳黃山的名勝，畫報上登出許多黃山的圖片。看了圖片上那些嶙峋的巖石、浩瀚的雲海、清奇的古松，和像山水畫似的景色，我覺得我家原籍的風景真可以使虎邱陸沉、西湖失色。聯想起來，我相信歙縣也一定比蘇杭美麗，雖然它也許不如它們那麼繁華。但繁華是俗氣的，少一些俗氣又有

何妨？從那時起歙縣就變成我夢魂中的故鄉；人家問我是那裏人，我就毫不遲疑把祖先的原籍抬出來。我這樣做絕不是爲了虛榮，因爲蘇州和杭州的名氣，比歙縣大得多，做歙縣人絕對不會比做蘇州人或杭州人更體面。我對歙縣的憧憬不過像古人望東海而羨仙山一樣，如果我在那裏生長，或到那裏去過，大概也會覺得它稀鬆平常，不值得心嚮往之了。

不過，後來我到外國去住了幾年，才知道歙縣只是我的夢境，不是我真的故鄉。因爲我在寂寞無聊的時候，心裏懷念的不是歙縣和它雄奇的黃山，不是杭州和西湖或廈門和鼓浪嶼，也不是我曾經久住的上海和它不夜的繁華。我念念不忘的只是消磨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蘇州。當年我對蘇州一點不稀罕，想不到在羈旅之中它會這樣縈繞在的的心頭。我曾經居留過的地方——如上海和北京——有時候固然也會浮現在我的夢憶中，但總不像蘇州那麼親切、那麼溫暖。

平心而論，無論市容或風景，蘇州都比不上北平和杭州，論繁華蘇州可比不上上海。那麼蘇州究竟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呢？據我的想法：什麼值得懷念？什麼不值得懷念？這不是一個可以憑理智來判斷的問題，而是情感上親疏、深淺的問題。我在外國常常懷念蘇州，無非因爲我和它的關係比較親、比較深。即以蘇州而論，它的景物和我也有親疏深淺之差。譬如說，蘇州的塔要數北奇塔最巍峨，保存得也最好，我非但登臨過多次，而且還在第九層的壁上題過詩。可是最使我懷念的倒是定慧寺巷的雙塔，因爲它離我家很近，一出大門就望得見它一對筆似的塔尖矗立在不遠的天空。這座姊妹塔年久失修，一邊的繁蓋、長表、和輪相已略微歪斜，塔中的佛像、經卷、掛燈、燭臺、香爐，早已蕩然無存，連木梯都沒殘留的痕跡，塔頂的瓦楞裏長着野草和矮樹，變成了野鴿和八哥的巢穴。定慧寺圯廢已久，沒有和尚也沒有香火，我

曾和五弟、六弟帶着電筒和布袋，夤夜爬牆入寺，攀緣到塔頂上去捉野鴿和八哥。這是很危險的勾當，幸喜我們那時只有十幾歲，身輕如燕，手脚敏捷，所以每次都滿載而歸，從來沒出過岔兒。可是附近的街坊却紛紛傳說有人看見塔上有狐仙出現，引得善男信女到塔前膜拜。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有趣，勞累又回到了當年。上海、杭州、北平、香港、和其他我曾到過的地方都有塔，但對我個人可沒有一個比得上雙塔那麼親切；那些塔是人人所得而有的，唯有雙塔是我的。教我怎麼能不懷念它？

蘇州教我想念的東西實在太多，千言萬語也說不完。我時常想起我家的花園，大正月庭院裏就聞到綠萼梅的清香，接着就是杏花、桃花、芍藥、牡丹，挨一排二的開花。等到石榴花在枝頭燃燒，撲面的柳絮在薰風裏飛舞，我和五弟六弟就孫升樹梢，採桑椹、取鳥卵，貪婪地吃還沒有熱的生果。只有一棵樹的果子我們不敢碰，那是靠北花牆的柿子。起初我們不懂，以為至多像其他生果一樣，略微酸一點，誰想一口咬下去，只覺得舌頭、嘴唇、牙齦一陣發麻，慌忙吐出來還是滿口澀。虧得廚房的常熟老媽子教我們用鹽水漱口，舌頭才會動彈。

說起水果，我以為蘇州的鵝頭——亦稱茨實——可以算一絕。不過運到上海至少要大半天功夫，即使運到就剝，已經不够新鮮，南貨舖裏曬乾的鵝豆肉更沒有味。這種植物比菱角還要嬌嫩，一離水就要變質。蘇州人講究吃鵝頭的，喜歡坐船到南塘去現採現吃，這樣才能嘗到它色香味俱全的真滋味。我記得有一年的夏天，我們全家賃了一艘船，剛破曉就從門口的河灘出發，出了葑門的水城門，悠閒地划到南塘，把船繫在柳陰下，看塘裏的鄉下小姑娘坐着小艇或木桶，在圓桌面大的茨葉間，晃悠悠的採鵝豆。採下的茨實是拳頭大小的圓球，外面長着短刺。她們剖開外殼，取出一粒粒龍眼似的黃色或赭色鵝頭，然後剝